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5

T5443/2108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八目錄

序

勸戒圖說序

山西鄉試錄序

壬辰急選大選齒錄序

庚戌科會試錄前序

恒郡觀風錄序

胡司李觀風錄序

刻鳳集序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JAPAN PUBLICATIONS TRADING Co., LTD
TOKYO JAPAN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会社

南和課士錄序

申隨叔制藝序

宮定菴館課序

和鼎實窓藝序

趙問源大題文所序

宮定菴窓藝序

舉業指南序

干祿字書序

總憲瞿菴王先生壽序

獲鹿丁邑侯壽序

藥城趙邑侯壽序

廣平沈太守加級序

直省馬總督壽序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八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序

勸誠圖說序

勸誠圖說者勸善懲惡使人見而知所省慕改悔以
共趨於平康正直之路也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
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夫天之命本有善而無惡而
氣動情移遂變轉離岐以相遠故君子之爲學也必
研理欲之界以晰善惡之幾而大人之持世也必重

激揚之典以示善惡之應典章制度萬有不同其本指歸於此而已矣顧刑罰禁於已然之後而訓誨導於未然之先豈武健嚴酷者所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御史代天子省方其大者在觀風問俗使民遷善遠罪以追古治不知者以爲刑名搏擊之職則失之遠矣况今天下之民奢侈而不知儉也惰慢而不知恭也其視夫倫常日用之道泛泛若萍梗之適相值於江湖也科律罔惕奇袤成風皆由不知禮義教化以致殞身喪家不可勝數司馬相如所謂父兄之教不

先子弟之率不謹者可不痛與今直指操得爲之權凡民間之善皆得而旌之列實狀以達於春官民間之惡皆得而懲之具爰書以達於司寇驄馬所至誰不凜凜思勵者余欲以霹靂之手生慈惠之心謂禁之以刑罰不若先之以訓誨爰刻是編以佐鄉約之條以廣道鐸之徇斯無負於

天子道德齊禮之本意矣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又曰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師保澄清之化余且拭目以俟

山西鄉試錄序

今

上御極之五年仁育義正薄海內外罔有不諱泰運弘
開四門以穆

皇上垂恩儲祉蓋以功崇業廣需才益急惟是濟濟貞
彥是倚是毗值茲大比鄉國士歲宗伯進曰惟天佑
我皇家詰人蔚起蒲車之徵倍宜勅

皇上曰兪哉乃嚴簡廷臣干旄四出山西之役則命給
事中臣喬介偕戶部主事臣若璵往典試事於時天

高流火沆寥氣清兼程跋涉旬有六日而抵晉陽伏
念臣黥淺固陋幸得側身扃禁謬冀稍竭踵頂而迂
踈乖整尺寸無補茲提衡重任倘賣積還珠則冬烘
遺誚蔽賢者蒙顯戮

上卽寬臣臣不能自爲寬也臣滋懼已迫入闈宣揚

欽諭戒以覃精怵思必虛必公務期釐正文體網羅眞
儒以副

聖天子旁求大典於是進宣大御史臣朱鼎延提學僉
事臣孫啟賢所校十三千六百有奇鑠闡三試之得

雋如舊額錄文以獻臣宜醮言簡端臣竊惟皇清肇
命創制百度維新獨經藝取士由舊不變者蓋將崇
先聖之矩模右文教以釀治也昔漢高不重儒術然
陸賈奏新語則每篇稱善建元之間漢興已六十年
表章六經然後董仲舒公孫弘等脫跡蓬藜之間奮
翼青雲之上獨我

皇上功成五載翹車三賁於巖中求賢之懇古所不及
宜乎軍士慕嚮蜚英騰茂若晨風之鬱北林衆壑之
歸江海也雖然國家遴士以文而課士以行如以文

而已則家競隋珠人擅拱璧童子操觚比稷契而羞
管晏若以行也則躋褐甫釋蒼素易變或棄詩書爲
敝帚策高足而據要津何其前後之不侔也慨自明
季文體既靡國運亦傾假天口於齊駢藉鬼說於周
季碎公孫毛髮之文縱莊生漉瀆之極究其所以總
非根源理要以致蠹政妨賢同弊相濟逮至今日餘
風未殄則又有泛濫淫溢之辭雕蟲篆刻之字似是
而非鋪張蒲紙不過記誦坊閒帖括熟套逢題敷衍
而經史傳註置若灰塵此其敗壞人才狂瀾莫極宜

乎 功令煌煌誠以刪芟蕪累而臣等懷蚊負之不
勝也乃若晉之士風其染於近習者猶尠蓋晉俗勤
儉風樸茂其民愿其士恪瞿瞿職思之咏見於葩經
者良非誣也茲者登高遠眺覽冀并之形勝東則太
行蜿蜒綿亘天下之脊也西而黃河奔流浩蕩一息
千里北則雲中鴈門幽燕之屏翰也南而上黨蒲津
控扼秦豫勢若建瓴乃喟然嘆其盛曰十步之內必
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矧茲神臯奧區其產士
也必有異吾知山藏美玉光照廊廡地蘊神劍氣浮

星漢佇觀非常之彥應運而穎脫矣夫地以傑靈運
由哲啟無論相軒鄰虞之佐雪煜千億卽霸晉諸才
若比肩隨踵漢晉以降代有其人遷史隆於西漢維
律工於盛唐此猶以藝林藻煥言也若乃元祐相業
有旋乾轉坤之功河汾中說翼贊易刪詩之統約畧
憶之難以更僕數矣芳躅未遠景行而並駕意在斯
乎旣而炳香誓神披閱闡牘或洋洋灑灑若干頃之
波或炳炳麟麟如五都之市或簡練莊嚴如尺璧之
在握或開霽明豁若朗月之入懷要以紹闡先言則

理本濂洛敷陳時務則義承鼂賈可謂潤澤金石彬
彬乎質有其文者也臣則不勝擊節爲盛世得人慶
若其詭製異態縛旨繁詞接麩芊麗拾瀋丐緒雖渺
思忿涌綴平臺而采南皮猶且刊裁不錄劫恣若此
其可幸無罪乎然臣不敢信多士今日之文必符他
日之行亦不敢疑多士他日之行盡繆於今日之文
也多士勗乎哉方今

帝道鴻鬯經制方新禮樂漸舉爾多士閉門專精有日
行且去彼幽谷翔茲雲衢校書天祿之閣珥筆文石

朝廷將藉其崇論宏議以展案措事也次則剖竹曳綬
牧宰方州元元寄命未操而割其傷實多顧可嘗試
而輕擲與多士觀夫適海者乎其舟若蔽天之山其
帆若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波而不僨觸蜃蛟而不驚
若漏舟敗楫則望洋而返耳多士其自爲舟楫利涉
之具也夫驩驅隱於凡馬伯樂過之然後知其駿豫
章襍於羣卉大匠顧之然後知其幹以一日考生平
迷日五色臣卽乏知人之明信生平於一日名教束

躬多士必不甘蹈鮮終之戒也多士勗乎哉勿採春
華忘秋實勿工文藝薄器識勿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勿蘭芷其名蕭艾其質要之循其先資自獻之言而
勿欺以自立庶幾菁莪樸棫共襄治安之隆而臣亦
得藉以人事君之義對揚我后之休命也已

壬辰急選大選齒錄序

朋友之序列於五倫而後世篤之者或寡然而年譜之誼則猶近於古也蓋嘗取天下登賢書籍金閨者衡量計之以官爵相後先者十之五以文章相磋磨者十之三至於以事業相盪贊以道德相勸勉者則亦間得一二未可謂無其人也同選之義亦得列於年者何是皆受命於

天子而居其職者也夫受命於天子而居其職與受命於天子而為孝廉為進士其志同其道同而服

官莅事濟世利物其義則更急是烏得不列於年也

皇上親政以來選法悉復舊制士之赴選者掣籤則書之於册吏人不得上下其手蓋可謂至公矣四月屆期才俊鱗集選而受命者得若干人余會試同年秦子象州李子兼山巖齋與家兄竟甫皆在選內將約同人共鋟齒錄而問序於余余曰是諸君子之盛舉也乎夫諸君子非必素相謀面之人一旦聚首長安傾蓋若故同膺朱紱之寄雖其地有遠近民有淳悍

事有繁簡時有難易之不同然而濟世利物之心則同也是必其以事業相翊贊以道德相勸勉以文章相磋磨而不僅以官爵相後先者也方今

聖主圖治維殷三途並用滿漢兼收諸君子者或奮跡三韓而爲從龍之彥或樹幟文苑而登玉筍之班行且考績奏最爲國家柱礎棟梁之用立數百年太平之基豈祇牛刀小試棲鸞鳳於枳棘已哉諸君子勉旃其各有建豎以符余之言也則茲錄爲不朽矣

庚戌科會試錄前序

康熙九年歲在庚戌春復當會試天下士時

上命臣裔介臣鼎孳臣清臣逢吉典厥試事率同考官
十有八人

賜宴於儀部乃入棘闈鎖院至期闈題三試之得滿
洲漢軍各直省公車士子入式者三百有八人錄其
文優者二十首進

覽例宜颺言簡端臣等竊惟治天下必須得人故敷
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唐虞而已然周禮以三物教萬

民而賓興之則所重在篤行也自兩漢以策取士其後法制屢變至於糊名易書而綦嚴矣豈待士不古若哉風氣遷流人心澆偽不得不以此防其偽而別其真也是以舉業德業有志者不得岐視之爲二而國家亦遂以收知人得士之報其典顧不重哉臣等入仕有年鞅掌簿書戴星出入衡文實非所長然旣荷

命時日已近又不獲辭所以夙夜凜凜者惟此矢公矢慎之一心而已是以在闈之日焚香誓天日一堂

公閱凡文之大指以合於聖賢遵乎傳註爲主而立意布局程詞敷藻則不拘乎一家或今或古或平或奇其言之成章者無弗收錄惟是僻謬險怪熟爛勦襲則多至擯棄何則文章者隨天地氣運爲消息者也故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今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備經緯之盛欲使天下湔洗鄙陋之風發抒光昌之氣故允禮臣請復三場舊制纁幣之典較隆於昔而衡文者顧可以怠渝自安以樸遼克數乎此臣等所以飲水憂惶而不敢不竭其心之

力以求士于文章之內而惟恐其心之力有未周以負

皇上側席夢卜之意也雖然臣等取士以文矣若多士之報國家者寧止于文已乎臣聞古之君子其鷹徵辟之典非以爲榮也摠經濟之才非以爲報也凡以一心事君而已迨其後而志富貴者不復志於功名志功名者不復志於道德其始也臯夔旦奭自命而究也實不副名終不如始以自失其懷來者往往而有文與心竟爲二事哉今多士旣已通籍金闈則因

文以自見其心者復因文以自考其心守其篤信之志不變生平之塞砥行礪名于此當益兢兢也自空軒以至郡邑孰非表見學問之職白畿甸以至要荒孰非膏澤蒼生之地自筮仕以至懸車孰非夙夜匪懈之時寧正言匡時勿曲學阿世寧爲通達時務之儒勿爲迂濶無用之學寧爲正直忠厚以養和平之福勿爲儇薄佻巧以開刻薄之端昔人有畏四知而不取暮夜之金者有晝之所爲每夜焚香告天者有笑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奈之何文行

東坡先生集卷之八
不相顧而自甘于純盜虛聲也總之有真心乃有真
品有真德乃有真業卽臯夔旦奭人皆可爲何論夫
賈董姚宋韓范之儔乎不然是多士自違其言也是
多士自整其文也是多士執贄者一心而策名者又
一心也有負

聖天子作人之意臣等滋懼矣多士可不勉哉忠信誠
敬勿二勿三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古名臣行己持身
之善物也以是而無愧賓興無慚敷奏則臣等矢公
矢慎之一心可以與多士相終始而拜手稽首颺言

庶可藉以對揚

聖天子之休命也已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恒郡觀風錄序

今古人才之興豈不在乎造就哉古之造士也厚今之造士也薄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鄉國皆有學重師儒之選而又以讀法教導之責屬之鄉遂大夫以故治化隆風俗美人材出今之守令卽成周遂大夫之制也董子曰郡縣守令所以承流宣化不慎其選則無以得賢明制初年師儒之外止命有司提調未嘗有提督憲臣之設後乃專督學政使之總化一方然三年之內歲彙兩試率不一周卽稱報最以故士氣

情嶽今

聖天子右文崇治屢厯釐釐飭意益加厚矣然師儒之選未盡如古郡縣有司或不以人材爲念未盡如古遂大夫盡所以教導之責我郡守抑菴蔡公處冲劇之地節宣調劑百廢俱興而尤加意作人勤勤培植日進郡邑諸生而督課之拔其尤勸其怠讀觀風一卷文治亦既可觀矣嗟乎今天下郡縣有司得盡如公者以司教導以補學政之未逮人材何憂不興道德何憂不一乎吾知諸生必益爭自濯磨以副作興至

意行將登於鄉雋於國班班玉筍爲國家之楨幹也昔漢景帝時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由是大化流風至今不絕我公固恒山之文翁也諸生能學古通經德修業進斯無負於飭勵諄諄之意矣余故樂爲之序

蹈義聽斷明允犴狴無冤尤深惡酷吏每語人曰蒼鷹乳虎其聖世之罪人乎以是三十二城長吏咸仰慈惠政簡刑清乃擇士之篤志於學者督課其業且告之以古人爲學之意及世俗功利苟且之弊一時士習翕然丕變故文多足錄泯泯乎治世之音也雖然余嘗讀湛甘泉集而知二業合一之說不敢薄視帖括爲小道然亦因之有所感矣自戰國秦漢燕趙以豪俠著稱真定又爲河朔雄郡宜其後不異於古所云而彬彬碩儒如魏文貞祖孫李文饒父子焜耀

史册其餘荀卿樂毅崔駰孔穎達之倫可稱爲天下士者固後先接跡也數十年來人才亦稍稍衰敝矣乃公復起而振之其所教者文也其所以教者道也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明刑弼教公其以經綸一世者先試之於一郡乎諸士沐公時雨之化而以先賢爲楷模則其效將見於他日其勿忘我公孜孜訓迪之意焉

刻鳳集序

嘗讀漢書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何武爲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卽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此儒吏與俗吏所由分也夫士人讀書效法孔子莫不欲學道愛人追慕絃歌雅化迨一行作吏而簿書期會武斷嚴酷之是尚將焉用之蓬山和鼎實余廿年前好友也其作舉業彷彿湯宣城陶會稽爲親而仕奉檄清源余既嘗叙其水業山房之文矣茲復讀刻鳳二集

其於清源之士子也月必數課課必親臨執經問難刻燭操觚間又自作帖括以爲之式此其意與文翁何武豈有殊哉昔余嘗典試山右得清源士爲最多如劉子昆玉皆彬彬大雅之選意其山水磊落人傑地靈屢進不匱必且後先鸞翔鳳翥也而鼎寶復爲之陶育而訓誨之其人才蔚興顧可量與讀是集者不獨見清源儒業之盛而爲之長吏者不忘詩書禮樂之意經術經世治教之進古是固余之所樂聞而亦凡爲民牧者所共矜式也乃爲之序

南和課士錄序

壬子夏周子茗柯持和陽課士錄正於余曰此邑庠韓先生所以課諸士之文也先生其賜以弁言余竊懼今之廣文留意課士者鮮矣所問者束脩之多寡所責者謁見之踈客所究究者乘其構訟之隙而挾持以賄爲高下至於講習討論不顧也經史文藝弗晰也卽學舍鞠爲茂草藝倫堂歲不一登矣

朝廷設官之意豈其如是卽士子德業自期豈其如是然而習俗相沿久矣世莫以爲非今韓先生獨能任

其事不負訓迪之職無日不討南和之士子而課之
曰士子性命在是學問在是功名在是余之職掌在
是是何心哉是允符

朝廷命官之意而與士子以德業相成者也余聞古人
之言曰造萬民不若造一士蓋加惠萬民固爲美政
而造一賢士大之爲宰輔可以善天下次之爲道府
令長可以善一路一郡一邑造士之功豈小補哉前
代以廣文陛詞林編修檢討得與衡文之任有以也
今韓先生勤勤懇懇課士而其課之文又皆秀發和

美就於矩度豈非大雅淑躬禮樂範士者乎或曰先
生課士士之自課善已然茲科未售者何也余曰良
工不示人以朴大器者多晚成君子能爲可知而不
能必人之知之也何必速售之爲得乎轉眼卯辰奮
健翮而凌秋風入南宮而魁多士者必課中人也吾
願諸子勉之矣

申隨叔制藝序

余幼讀書柳莊別

宣霧在望熊耳諸峯映其西每

風止雨霽及暮山欲紫餘霞成綺時則與二三友生

登高舒嘯以爲陶淵明孟襄陽之樂不能過也平于

去余邑不數舍申子鳧盟與余弟辨若定交已久而

余於甲午始識之蓋以余有褒錄幽忠一疏爲太僕

端愍公再三申論鳧盟始至長安一謁匪是則長安

聲利之地欲覓鳧盟之跡豈可得哉自是而交觀仲

並交隨叔皆森森玉樹優龍劣虎海內知名矣隨叔

更精於制舉業子丑聯捷掇青紫如取諸寄一時畿
南士子莫不羨其韶年高科而不知隨叔之沈潛入
道者其意念深矣隨叔舉業之傳得之鳧盟而又不
與外事三年下帷深心理窟其始爲文若宋史之解
衣凝精疴癯之承嗣用志思而得之若輪扁之斲輪
應心庖丁之解牛神遇其爲舉業也王唐歸胡之文
也其爲王唐歸胡之文也卽其爲濂洛關閩之理也
豈與大世飾銀黃繡鞞爭妍鬪巧取悅於一時者
同日而語哉隨叔鄉薦後旣梓其稿以問世茲又益
以臨場諸作蓋全璧矣器識遠大覘其梗槩此稿爲
羔雁先資讀者勿以文字而易視之也

宮定菴館課序

欲求天下之治安者在乎得賢欲得天下之賢人者在乎養之有素此教習庶吉士所以爲

朝廷之大典也夫士業已屈首受書升於樂正而辨於

司馬論定而後官之則皆通經學古博物洽聞敏於才智而優於經濟者也又何必復立之以師長給之以廩餼羣聚而呶唔誦習之不輟勿乃近於迂乎非也此其閒固有深意非恆情之所能測也蓋士子伏案揣摩所習者經史耳舉業耳至於國家之典制歷

代之因革生民之休戚官府之機務或未之詳也故每一科賜第之後必選天下英俊魁碩之士教之養之既成而後授職一代之相才出其中一代之名臣亦往往出其中若定菴宮子者器識文藝兼優者已庚戌之役余忝居總裁以第一人拔諸多士之中天下業已依光附景矜式恐後癸丑選入庶常鉛槧攻苦猶然爲諸生時也每拈一題豎義摘詞出人意表如瀛臺等賦則楊班之遺也如性情諸說則程朱之粹也如屯田諸策則董賈之剴切也如冊詔諸作則燕許之高華也其古風排律五七言等作俱枕藉騷雅則岑杜之蒼鬱也豈不珠聯璧合星明霞燦也乎以此而黻黼皇猷潤色太平取之素蓄而足耳余讀先輩翰林館課見其文藝之佳者器識必宏其後往往爲公輔爲名臣然若是之作者蓋亦鮮矣則定菴他日功業所至且將秉國之鈞懋德順序而凡在金馬玉堂之署覽斯編者當不以內外而異視之也

而和子不屑也今一行作吏矣素心晨夕未嘗有輟
政務之暇乃手錄曩藝問序於余讀之如風水漣漪
日然成文一字不可增減因作而嘆曰天下科名之
外文之可傳而不盡傳如和子者可勝道哉璠璣琬
琰竹箭南金世共寶之用弁數語以俟世之知文者

趙問源大題文所序

文章有一定之所乎哉左國不相勦襲班馬各有異
同韓以莊勁柳以孤峭歐以雍容蘇以奔放古大家
之爲文者皆非繩趨尺步以自困於尺幅之中然至
於根極理要位置章法識必踞其絕頂語必去其已
陳則萬變而不出其宗也八股業亦然是道也擬於
宋盛於明蓋嘗以詩比擬論之成弘閒王守溪錢鶴
灘諸公謹嚴高潔猶初唐中魏玄成陳伯玉之流也
嘉隆閒瞿崑湖歸震川諸公浩瀚澎湃猶盛唐中李

青蓮王龍標之流也萬曆閒陶石簣湯霍林諸公清
微澹折亦猶晚唐中劉文房錢仲文之流也至天啓
崇禎閒而文之敝也甚矣何則以其泛濫無歸而莫
爲之所也不有人焉其能挽已頽之波而息方張之
燄乎友人趙子問源十五年前曾與余結社樸園共
商千秋大業每讀史浩歌把酒相對悲憤流連不禁
唾壺欲缺然至作舉子業則相與枯坐面壁拈鬚刻
燭一以先正爲宗故問源癸未大魁之作直與陳百
史先生相韻頗同爲天下所則倣而余遲至丙戌方

得售瞠乎後矣顧余年來抱子州支父之病高閣舉
業經年不一過日問源乃于讀古之餘取有明一代
大家之文日閱數十百篇精選而細批之懸諸國門
一字不可移易且盡捐其力田之貲以什剗劂蓋羽
儀正始嘉惠後學未有婆心若斯之切者也曩者天
啓之季人心邪矣鄙上趙忠毅先生刻正心會稿以
正之而卒不能正蓋下作而上不應也今

聖王在御司鈞衡者方以人文化成天下俾之各歸於
正復有問源之選鼓舞於下事半功倍吾知海內喁

新濟堂文集選 卷之八
十一
新濟書院
喁向風矣選成而標之曰文所有以也雖然問源近
閉戶讀書究濂洛關閩之學其學日富其道日進他
年集成奈將發其名山之業以傳諸世寧止此區區
帖括閒哉

宮定菴窓藝序

文章隨氣運爲高下而氣運亦隨文章爲轉移故國
家三年一大比賓興之典甚隆且重焉非獨以其文
也正欲得奇才異能之士以爲

朝廷楨幹柱石之用耳而主司之精神與士子之精
神往往相需殷而相遇踈者燕石或致滑玉魚目易
以混珠也且士子下帷攻苦其學之所積不同而所
著之篇章亦異蓋有記誦以爲習纂組以爲華剽竊
以迎合揣摩以巧中者矣而清真澹泊遠大自命之

士反讓其綺縟焉此文品之所以難識也宮子宗袞擅名文壇久矣已酉北闈鄉薦前茅庚戌會試榜發爲第一人一日而名噪長安迨闈墨傳布之後上自薦紳先生下及圭竇蓬門操觚之彥莫不交口稱誦以爲大雅復興於今日也何其盛哉最可異者下第舉子亦莫不屏息懾氣俛首歎服古所謂紙貴洛陽價重鷄林者信非誣也乃彙其窓藝問序於余余讀之其結構變化與闈藝同而蘊藉縝密冲和恬暢如三日之玉如百鍊之金知其元氣渾淪養之有素矣

昔余爲諸生時與友人讀書西山亦嘗留心于前輩元燈遠之王唐瞿薛近之許鄧陶吳皆所推服而尤遜心于北之梁公狄南之楊維斗以爲梁得韓歐之澹宕楊得左馬之典藻變化而出不踰其矩誠元家之上乘也若必以遊腔熟調淺近易入者爲元法元機元脉元局此優孟之假叔敖耳何足貴哉今宗袞之文理探其窟慧取其源瞻而有則簡而不浮一以爲韓歐一以爲左馬不必拘拘模擬前輩而前輩之神理法脉備焉海內爲帖括者由此斲雕而爲朴變

漓而返淳是所謂轉移氣運之文也而豈徒科名之赫奕歟宗袞勉乎哉古人以少年高科不幸又曰平生志不在溫飽夫志不在溫飽則志在聖賢之學術名臣之勲業可知也吾且拭目望之矣

舉業指南序

士生三代以後鄉舉里選三物資興之法不行而薦舉一途往往砥硃冒玉魚目混珠有虛名而鮮實效惟科目一法糊名易書猶公道之可見者故自宋元以來行之不變先王造就人材之意庶幾存什一於千百也然以後人代聖賢之言揣摩影響難得立言之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至論表策判亦皆經世要務非風雲月露者比然則舉業一途良非易易要在立志不羣好學深思從容涵養超凡近趨高明斯爲

貴耳余家自元明以來世有利第至司訓新齋公而學窺本原一發於大司馬公再發於侍御公至不肖後以舉業進身洊歷省臺臨淵集木日惕於懷因念昔垂髫時所聞過庭之訓皆得諸青箱之遺而茂棄舊聞弗克負荷非立身揚名之義也既續述成帙以志弗忘而趙吳胡三先生言皆切要更爲刪訂彙成一冊冀以啓發童蒙爲進脩之資藉云爾嗟乎世以舉業爲敲門瓦門開則無復用烏知舉業德業原非二事讀書稽古之士能卽此以體合乎聖賢立言之

意而因以自考其用志之所存則思過半矣若僅以爲希富貴博利達之資將所謂舉業者且不能超凡近而趨高明矣於先王造就人材之意不更大相懸絕也哉

干祿字書序

自考文之制不行字學之源流迷而失其傳矣勿論
書法潦草不善卽點畫之間差錯種種任意增減以
訛傳訛蒙師訓之子弟習之其似字而非字者多矣
夫大篆起於上古孔子及左丘明諸書用之小篆起
於嬴秦李斯胡毋敬改之其曲折規度良不易盡今
所用隸書乃程邈因篆而變其勢言其簡便直捷無
點畫俯仰但可施之於徒隸耳非古文之初也猶且
訛謬若此何其鄙陋不文遜於古人之斐郁也余游

宦京邸映掌簿書於字學殊覺憤憤適有江左顧生
授顏魯公千祿字書一册余覽而愛之蓋顏之字學
本於大小篆而行之以已法端莊厚重爲後世字學
之冠蘇長公曰文至司馬遷詩至杜子美字至顏魯
公天下之能事畢矣今觀其辨別點畫分晰俗正何
其核也學者卽字書而求魯公之書擬諸形容則古
人大小篆之遺法可以溯流窮源又寧止爲千祿之
資助已哉康熙丁未端午日

總憲瞿庵王先生壽序

考官制公孤卿寺代有異名惟御史仍周官之名而
不改周禮所載以掌贊書而授法令本侍從之職也
至秦漢爲糾察之任御史大夫權至重前漢御史大
夫號爲亞相凡丞相有缺則由御史大夫以入相非
歷斯職者不得入焉魏晉以來咸稱御史臺其門北
闢象風霜之勵所以糾彈不法震懾百寮也唐制有
左右御史臺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縣凡讞決則與
大司寇互平反行幸則乘輅車以爲導朝會則率其

屬以正百官之班序視秦漢加嚴矣宋以後大率因
唐制而損益之我朝仍前代舊典察屬之設無所
更置其權與六卿並重嚮余備員斯任蓋將八載兢
兢蚤夜惟隕越是懼蓋以糾察百寮澄清吏治爲十
三道之表率未易言勝任也

今上御極百度維新每登選大寮必詢謀僉同慎之又
慎乃特簡瞿菴王先生出宗伯以膺斯職中外舉
手加額咸快得人蓋先生以密勿侍從望重寅清其
於天下之大綱大紀生民之大利大害久已籌畫於

胸中確有成算耳方先生以芻冠第南宮與父敬哉
公後先玉署余時亦濫竽其閒獲分藜光仰承緒論
固已知先生器識弘遠矣

世祖

皇帝顧問羣英惟先生博洽天人叩無不應日侍啟

沃相得極歡憶西苑泛舟長楊校獵天顏下霽古

君臣得失以及諸臣家人父子無不詢及明良喜起

千古罕有侍坐賜食先生未嘗不在而余未嘗不從

也命先生教習戊巳兩科庶常橫經虎觀儀型國士

功莫鉅焉乃晉秩以大宗伯爲史官長維時敬哉公

位大宗伯典三禮作述同堂秩宗濟美迨敬哉公慕
一疏高義年甫六袞懸車而退先生以學士兼少宗
伯視事值

八上龍飛郊廟大婚諸大禮釐定典章光贊國是古夔
龍何以加茲而余所心服者尤在於痛念生民之疾
苦通計天下之兵餉節省饋運定議屯田歲省司農
銀錢數百萬此所關在一代久安長治之計而非尋
常條奏功在一時者之可比也蓋國家自庚子辛丑
以來四方平定山海乘墉伏莽之流咸稽首來王惟

是兵食泛溢入不敷出催科敲朴民力告匱識者憂
之自有先生此疏而

朝廷乃特遣重臣與藩王面議碩畫經營屯田仁人之
言厥利溥哉昔賈誼通達國體奏事愷切陸敬輿才
本王佐開卷了然若先生之言中肯綮勒金石而光
琬琰其學相同而其遇則過之從此功名遠大為房
杜為姚宋十金甌符紅霧余又焉能測先生之所至
耶今孟秋之月為先生四十覽揆之辰諸君子請余
言以介壽余嘗讀孔子繫易之謙以為天道虧盈人

道好惡地道流變鬼神禍福皆不出乎謙盈二者先
生年方強仕望重孤卿勲名福履震爍當代而不矜
不伐持蒲守柔在朝則和衷以集益與物則樂易而
近情入而奉親於廷則希講鞠脛獻漿醕爵婉承色
笑若嬰兒孺子出而鵠立巖廊之上正已悟物義形
於色以之致於親而百歲期頤以之致於國而十年
昌熾以之致於民而萬姓薰絃也先生深得於繫謙
之旨刑措不用比屋可封惟先生是望夫然後益使
海內頌

先皇帝與

今上知人之明得社稷臣於帷幄之間而蘭臺玉署之
彥將取余質直之言以爲惇史也仁壽之效厥有本
而可徵矣若夫岡陵頌禱之常詞不足以爲華筵獻

獲鹿丁邑侯壽序

言吏治於今日蓋亦憂憂乎其難之矣奮發有爲則
疑火烈難犯之猛從容敷布則有水弱易溺之譏嚴
於催科則有剜肉醫瘡之患詳於撫字則有考成不
及之憂此有司之所以難也且其所值之地與時又
有不同者任簡僻之邑車轍馬跡之所不至徵召期
會之所不加訟獄希少年穀豐登爲吏者坐而理之
綽綽乎有餘裕矣若其路當往來之衝皇華之馳驅
如織東山之禁旅時歸而又值旱魃爲虐遺黎嗷嗷

供賦日煩呼將莫應爲長吏者豈不難哉獲鹿丁邑
侯江右名家胄也讀書得湯臨川李茂明之傳又常
從黎左巖熊雪堂諸先生講求性命之旨而深入其
堂奧不屑屑筌蹄糟粕聞其學尤長於詩蓋於三百
篇中忠臣孝子勞人思婦之所爲謳吟唱嘆者浹洽
於性情沈酣於寤寐漢魏以後三唐始末皆有以究
極百家之正變盛衰而取其溫厚和平以成一家之
言故能以其性情之優柔敦厚者出而爲治宜其視
民之痛癢笑啼無不關切而若慈母之乳哺其赤子

也先是鹿邑之民雀鼠好訟侯曰舍爾穡事從事訴
牒何爲乎爲分曲直務和睦民咸知息訟矣地多伏
莽借客探丸侯曰帶牛佩犢何爲乎爲嚴保甲靖奸
宄民咸知不偷矣編審重務也里書上下其手任意
去取侯親自校閱老者汰之壯者升焉期於不失舊
額而民無所費郵傳大政也芻束舊派里下價值短
少侯從公給發未嘗以絲毫病民連歲不登亟請於
上緩其追呼蠲其逋欠民賴以甦至於持身儉約課
士克勤凡月朔之吉爲民訓誨孝弟忠信之事尤諄

諄不厭其詳盡焉於是鹿邑之士民思所以頌侯而
未得其閒會侯降誕之期而因大廷尉離伯寓書於
余以文爲請余家密邇鹿邑悉侯教愛至深且知其
人因以知其詩知其詩因以知其政而鹿邑諸君子
沐浴膏澤歌咏勤苦必非阿其所好也昔孔子曰仁
者壽仁者何以壽哉蓋仁者之慾寡寡則紛華嗜好
一不足以動其中而澹然泊然獨守其至正如松柏
之根本深固文理正直可以聳壑昂霄而風雨霜露
不能爲之蝕也如金玉之秉德中和賦性堅剛可以

千錘百鍊而砥礪鉛刀莫能與之爭也今侯之慾寡
而心清心清而事簡以慈祥愷悌宅衷而凡所設施
皆爲地方長久計爲斯民性命圖爲敦睦風俗丕變
人心之謀而不僅爲補偏救弊之術其用心至深且
厚矣幽風之什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南山之四章
五章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又曰樂只君子遐不黃
耇由今思之侯實當之而無愧矣吾願與鹿邑之士
民賡詩以爲侯之康爵勸焉

學以濟人利物爲本其治以簡易清靜爲尚常語人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此古人名言也然而規模次第應整飭者不可以不整飭精神志氣應奮迅者不可以不奮迅大之治天下一省小之治一郡一邑皆是物也以是下車以後休養其民如慈母之視弱子推濕就乾乳哺必節也如農夫之治田畔是蔗是藜根莠必去也如良醫秦扁於疢羸之夫先以參耆朮苓大補其榮衛而飲食起居節而慎之以徐候其平復也期年而樂大治侯曰是可以稍爲奮迅整

飭乎乃進邑之紳衿者庶而謀之曰文廟者教之主也城隍者民之依也樂武者茲地之始封也鐘鼓者民之耳目也魁星文昌者文之照臨也是可任其傾圮乎衆則曰惟侯之令侯又進邑之紳衿者庶而謀之曰城所以衛民也水災之後堞雉半頽矣樓所以瞭望也缺則登陴者何以守邑有治浚二河自北而南流於趙隄岸湮沒蓄洩不時沿河之田沒於波臣是皆邑之急務也衆則曰惟侯之令侯乃自捐助以爲之倡庶民子來計日而煥然犁然民有所瞻式有

所溝洫也侯又進紳衿耆庶而訓之曰六諭庸言也實至言也王道本乎人情孝弟力田之外別無治術扶進淳風化其奸頑匪訓迪之何能爲良於是註釋六諭春秋暇日黃童白叟咸耳提面命焉衆則蒸蒸然有禮讓之風他若喂養官馬平糴草豆徵收錢糧禁革火耗清察保甲防禦盜賊咸出於誠切而行之非若他人之有名無實者比也若乃壕牆一事撫臺弭盜之善術爲民之盛心利至溥也其初行之用民之力不能無勞侯則深悉之矣壬子之春單騎下

鄉親行勸諭諄諄告以不得已之意以是從容告竣並未有催督之急鞭朴之刑焉侯之於民可謂備費苦心矣侯於壬子夏秋閒以病請告欲謝絃歌之化優游林泉士民間之若失所天匍匐而赴保陽顛呼祈留撫臺以民情之迫也檄令視事如舊侯勉強調理久之乃出侯於功名視之澹然若此然惟澹於功名者而後濃於愛養是以其治若斯之美也今之急於進取者往往借百姓之身家以博一己之華靡或至於殺人以求之雖取一時之榮終貽後日之悔

若侯之於地方盡其心力而無所惜其求去也束裝以待民皆驚心動魄涕泗霑頤號呼以留之可謂仁人濟物才德兼備而無愧於父母之稱者矣茲暮春修禊之日乃侯嶽降之辰邑之士民踵余門而祈文以賀余往來數經此地見城郭學校人民廬舍皆迥然異於昔日之蕭條而風俗亦漸進於淳厚固已心識之矣既而詢之衆口則其言若出一轍古所稱輿人之誦者其謂此乎所稱口碑在道者其謂此乎所謂盤根錯節乃見利器者其謂此乎余益以信侯之

規模次第整飭得其方而精神志氣奮迅得其要也推此以治一郡一省天下可矣何但一邑哉乃述士民之情而爲詩以歌之曰治水洋洋浚水湯湯二川溶溶滌樂之疆侯來自西海美且康其心聿惠其度則莊大田多稼築其圃場育之誨之示以周行百廢俱舉榱桷翼張春酒眉壽躋於公堂歌彼澗酌饒饒生香豈弟君子譽處有慶

廣平沈太守加級序

聞之太守之權莫重於兩漢凡兵刑錢穀禮樂教化之事得以直達之於上而丞相與御史大夫奉上意以行之於郡國其制至簡便也迨其後而觀察防禦轉運制置使設矣又其後而行中書省廉訪使設矣太守乃不得上其事於丞相御史大夫而丞相御史大夫亦無由直達於太守蓋其層次愈多而其所以爲治之具愈繁天下之治所以不能進於古者此亦其一端也雖然人以官重乎官以人重乎亦在乎爲

之者何如耳爲治之術不一有尚綜核者有事粉飾者有貴因循者有務結納者各以其意之所便安以爲治而百姓往往受其弊况廣平爲畿輔名郡東通齊魯西連澤潞南接楚豫北拱神京地多水災民號健訟非化民有道者烏能勝其任而愉快乎維石翁沈老公祖淵角呈祥山庭異表每宏覽乎載籍遂樹幟於藝林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秘莫不采其精英飽其腴雋於是吳越奇碩之彥燕趙瓌偉之儒成北面人宗結隣恐後運值鼎新急於拯物筮

仕唐山請蠲荒田千三百頃優考內陞含香滿省歷河南太守遷屯田副使清理粵鹺除逋課八十餘萬還南楚西江二郡鹽筴於兩淮商民德之然公不事板援一意孤行因事註謫丞衛郡時方變亂躬擐甲冑登陴誓衆期滅此而後朝食郡以保全督撫上其功績

朝廷嘉之以廣平股肱郡也擢令師帥又安蒸黎公下車以來延接紳士耆老詢所以興利除弊者俾人人得盡其所欲言於是修築遙堤數千丈而漳滏二水

昔之直抵城下者今安瀾而由地中行矣卯辰兩夏
天久不雨公爲民請命齋素步禱於是日甘雨隨車
禾黍芘芘矣郡志久廢文獻無徵公聘太史申隨叔
昆仲網羅彙輯罔有缺遺其詞約其事該吏於斯者
有所考稽學宮傾圮捐貲以爲之倡而烏革翬飛廟
貌儼然其他訓士子平賦役緝奸宄清刑獄凡有可
愛養斯民者夙興夜寐勤勤懇懇無不竭其心力之
所至而不憚勞瘁卒瘁焉昨者時事多艱軍需維殷
聖天子不免旰食之憂司農日有仰屋之嘆公精於

計悉心持籌九邑之賦完納已竣外察其無碍銀數
千金或曰此羨餘也太守自取之不爲過公曰生平
讀書見懸魚封鮓事心竊慕之今值國用告乏之時
而敢以自私耶籍其數以上之本道本道移會守巡
列達之撫臺於是奏聞於

上部覆以急公好義疏請加級制曰可於是九邑之

令長及紳衿軍民人等咸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太守之愛民如此太守之禮紳士如此太守之廉以
律已而寬以待屬吏也如此凡在旃幪之下顧可以

無言以頌之乎乃因永年盧明府而問序於余余之
景仰於公也已非一日蓋自其作令堯山之時則已
沐其河潤之澤今將三十年矣向也知而不薦已愧
無獻納之臣今咫尺膏雨微二三明府之有言也余
將以賡揚之况出於葵好之公平蓋公之居心也
澹泊其持度也坦平其自守也高簡而其與物也溫
藹所謂澤無不漸明無不察由近而及遠自己而及
物以是不仁者遠惟道斯行邑里不聞夜吠之犬市
廛不覩晨飲之羊鳴鏑絕於砥路茂草鞠於園扉蓋

其大指在清靜不擾而諸事釐舉使人含和飲醇而
不見其紛更之迹豈與夫綜核粉飾因循結納者同
日而語歟昔文翁興教化黃霸得人心龔遂息盜賊
召杜勸耕稼尚清平若公者可謂兼之矣異日者
聖天子徵召海內賢太守賜以璽書補九卿之列公其
首選也茲

特旨增秩其嚆矢之先聲矣雖然公非特所至稱最胸
有治譜也自其先人元鑑廣文公章服三稱臯比擬
於閩洛太翁王麟公官至日南太守循良懋績公遂

於家學友愛兄弟庭訓八子森森玉樹洪範五福庶
其備之今以文學發為政事宜乎其治行之卓然不
羣也加級徵召詎足以盡公之美耶聊以見官紳士
民之感戴盛德出於忠心之誠然而弗能已耳於是
述其大畧以為公賀冀公之燕喜而進一觴焉且願
公早登三事以霖雨寰海蒼生不但一郡之人人沐
其恩波而止也

直省馬總督壽序

文昌為天帝喉舌之司喉舌之為司也詎止宣教布
令喋喋文告閒事耶蓋以導化液箭贊燮仁厲和瘳
壽國無算故內景有赤龍玉池天地相既之喻也六
卿之總天官非六腑之會喉舌乎哉天文上將次將
亦得隸文昌之宮非禮樂征伐得綜於天官乎哉生
者生之殺者亦殺之於以導化液箭贊燮仁厲和瘳
極之天地相既以畢能事焉豈直喋喋文告閒事耶
廼者總督直省制府馬老公祖文武大畧具天人資

盱衡一切豁如也方其幅輿遼海帷幄運籌燭炤千
百里外摧敵制勝若掌上策 龍興之盟府公之鞭
弭勳最諸杰焉

天子念公盱衡如水登之天官之堂其炤千百吏良楮
妍慝亦如料敵時在掌上流品澄而銓政肅山公啟
事曷足多云繼之江右潢池沸波所在蠶起

天子將靖臥榻而活黔首復以公副大將軍削平之其
摧敵制勝則亦如秉銓時列掌上也而不擄掠不焚
毀不妄殺一人猶有晉武惠之風至今江淮漢溪之

閒頌公之德弗忘語云絳灌無文隋陸無武乃若我
公蓋所謂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者乎茲復以畿輔重
地腋齊魯而腹兩河采言者議命大臣居中督之公
則載自天曹晉大司馬中丞實董其任夫魏博古三
輔雄鎮也北護神京南帶河洛左臨青齊殘亂之舊
四戰之國也議者以畿輔鞭長不及則建督府鼎鎮
之而軍天雄之軍我公戾止四國屏息墨吏解綬首
鼠去羣盜不敢迎風而鳴鏑南畝舉耜者鱗鱗也工
趨於肆士復於塾百職長吏懍懍以不得奉上法爲

恐公坐而理之彰靡陟黜亦如掌上猗歟哉公神明
 淵篤百美盡茹威蓄而不試惠藹而不竭不見夫萬
 斛之舟乎鴻臚鉅舳長楫大榘望之巋然山岳也若
 以為不勝重及益之千斛而蝕水如故更益之千斛
 而蝕水如故其所受豈可量哉即如藁城之役不動
 聲色渠魁既殲脅從勿問生者生之殺者亦殺之於
 以導化液耑贊燮壽民國於喉舌之司亦既愉快矣
 哉公之愛士紳無算士紳之愛公亦無算也公之德
 不可殫述於公懸弧之辰姑撮其大畧而噉之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九目錄

書

與魏環溪論學書

與白方玉書

再與魏環溪論學書

寄孫徵君鍾元書

與姚敬存掌科書

復安慶郡丞程崑崙書

與孫北海先生書

復紀伯子書

與白涵三書

與蔡子虛水部書

與楊履吉書

與申鳧盟兄弟書

與曹厚菴先生書

與吳梅村書

與李龍衮掌科書

答孫徵君鍾元書

與許典三書

與僉都魏環溪書

復許典三書

與總河楊燕石書

與辯若弟書

又與辯若弟書

與孔聖裔書

復虞虞山書

與田髯淵書

與張子長書

答盛珍示書

與孟翰林書

與劉公愚書

與申鳧盟書

復張掌科書

與佟高岡撫臺書

復李湘北翰林書

復許子位書

與宮宗袞書

與黃棻園書

復黃棻園書

與郝雪海書

又與郝雪書

答友人書

答韓康海內兄書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九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書

與魏環溪論學書

前日公務勞心捧接論學三書高置案頭今午歸寓
門無剝啄意頗閒適焚香拜讀乃知先生於聖賢之
學腳踏實地者非以騰口說好辯論爲能也昔朱陸
之辨紛紛然尊德性道問學實非二事故晚而相合
今茲晉卿之論欲復元明先須去識據佛氏之論識

與明爲二儒則明與識非有二也論語云默而識之多見而識之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聖學重在默識未有以識爲害性而去之者識卽知也知卽性也識可去知可去乎知可去性可去乎佛氏之言有不可強同於儒者此之謂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中庸謂天下之達道又云率性之謂道謂此爲道之入門則何處更有道之堂室乎好念頭着不得不好念頭着不得此語論性似是而實非也孟子論性以爲仁之端義之端禮之端智之端謂裏邊有他然後

發生出來譬若稻種生出來方是稻穀種生出來方是穀若裏邊原無彼糠粃豈能生乎凡以無言性者皆以性爲糠粃者也謂人性不容一物似近於未發之說而不知從天命以求之耳蓋物終無可去之時性亦終無可離之理戒慎恐懼之中卽有無聲無臭之體此所謂腳踏實地寡欲養心復性聖賢相傳之要也若以無爲宗以解脫爲了當未有不流於放逸入於荆榛者其滯糾纏牢不可解安得見天然樂趣於語言文字哉夫道之憤憤也久矣自隆萬以來

學者所謂大儒多中此病其差在以佛附儒而不辨於毫釐之間也今夏兵部韓聖秋以論學的旨求僕參証其見解已到精微但微有牽合處余盡爲去之正謂此毫釐之間是千古聖凡異同分界處不可不察也夫去識解脫皆佛門妙義以之誘進凡俗不啻熱鬧場中灑以清心甘露然以論聖人之學則有閒矣孔孟之學至周濂溪先生而大明何嘗不解脫而非佛氏之解脫也先生腳踏實地認性善爲初體可謂知之明而守之篤矣晉卿固有志於道者也特其

所入未免有隆萬以來儒而溷於佛者之言然一反求焉易易耳夫道之憤憤久矣余既喜先生之論足以破愚祛惑故以平日之所學者書而請正焉惟不惜鞭策而教之則幸矣

與白方玉書

昔人謂讀一藏經不如看一艮卦易曰艮其背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艮背者止而不動之義非不
動也一身之耳目手足動而不隨之俱動也故不獲
其身不獲者不有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行亦止
也雖人日接於吾前而吾艮背者未嘗渝焉故曰不
見昔者夫子嘗以此道告顏子矣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不遠復故夫子稱之
曰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言其久也非謂三月之後

而違之也故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常其道光明古聖賢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此也聖賢傳心之法盡於中庸首章戒慎恐懼是其喫緊爲人處夫戒慎恐懼是謂擇善是謂固執形著動變以底於化則謂之至誠道至於至誠而神矣故曰如神又曰鬼神之德誠之不可掩誠與鬼神豈有二哉爲道而至於至誠則固已陰陽不測矣孟子之學雖曰養氣其要實在持志其示人曰求放心曰寡欲皆性命之宗旨也故曰塞乎天地之間彼豈爲

欺人之語哉自孟子既沒聖人精微之學湮沒荒忽閒有賢智之士念及身心者往往叛而歸佛以爲佛氏明心見性無出其右者夫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以從事於空虛寂滅其學只是畏死自爲一身而已初非爲天下也施之天下亦一朝不可行也其後衍爲祈福消災之說者不過其徒附會有所爲而爲之以炫惑世俗之民而已此又稍有智識者所共知其誣矣積善有餘慶積惡有餘殃鬼神吉凶之常聖人言之欲人恐懼修省孜孜爲善今不慎於

平日而欲徒以祈禳之虛文轉禍爲福豈不謬評之甚哉余深悲夫末世之民不肯盡力遷善遠罪之事日奔走祈福於佛而儒冠儒服者又齶齶而趨之依傍禪宗自命大儒不知聖賢所學者性命之學所道者性命之道也精者既以治身緒餘以治天下舍是不務而務佛彼佛者有內而無外竊其似而亂其真者也余故因論佛書而辨及之

再與魏環溪論學書

昨教制慾非難無慾爲難正謂慾不能無故制之爲難也若學至於無慾則聖矣昔聖門若顏子三月不違仁不違仁無慾也三月言其久也若三月後便違仁亦不成其爲顏子矣子夏則入見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此猶然慾心未盡耳若能刻刻制伏念念制伏久久純熟豈不竟似顏子但聖人以禮爲主譬如大將登壇則一軍震懼無敢譁亂學者鮮能認得此禮守定此禮故制之而復起如風中掃

葉掃去還來然欲學爲聖人必須如此用力不然目前聲色嗜欲人情物態何日不來窺伺因緣如賊兵一萬百道攻城非墨翟豈能守宋非李光弼焉能守河陽耶大約近世學者知自愛知養心而恐物有以誘之則學佛氏一切舉而空之以爲直捷了當之法在彼法中亦自有受用處而聖人之學廣大精微有一大主宰故可以窮而著書可以達而行道可以飯糗茹草可以衿衣鼓琴而於本性無加毫末此謂之無慾而非初學制欲所敢望其藩籬也禮也卽性也

夫聖人之治一身與治天下也豈有外於禮者哉

寄孫徵君鍾元書

屢荷雅教相期千古聲氣之孚不約而同雖未瞻道
範如依依在左右也僕馳驅十有五載際違祖宗墳
墓昨者請告得以暫返丘園塗出保陽晤同年魏蓮
陸見先生手書慙慙相愛之切且爲約言錄序文僕
何以得此于先生哉然此作于甲午之歲其中含蘊
淺薄惟能不惑於異端耳而古聖賢源流一卷之大
旨尤未闡發也數年來乃成聖學知統錄一書蓋于
公務冗迫之餘爲之其大意明道之出于天惟天降

衷下民厥有恒性性無不善明此善者可以淑躬可
以治世君道以此行師道以此立無二理也見知聞
知知此而已矣而致知格物之說亦並附焉良以此
二字數百年以來幾如聚訟故詳考深究歷述諸家
之說而折衷之欲以永斷異說之紛紛也先生高品
大賢國英人瑞自任非小今由蓮陸處請正斯書果
可以合于聖經賢傳否若有紕繆望指示之乃見知
已之大雅也又僕在里中當有百日徵君倘惠然北
顧或平于或南和或槐水之上數日下榻剖晰微言

直証中道鶩湖之會聞者流涕殆不足道也蘇門雖
係勝地但不知向得力有人否如貴府理學節義數
百年來真文獻之邦興起而教育之豈不在此時乎
蓮陸喬梓任重道遠之器進求之未可量也惟徵君
先生留意焉

與姚敬存掌科書

聖學既遠濂洛關閩之後惟有龍門姚江學龍門而
不得猶不失爲篤信之儒學姚江而不得者或流于
無歸之說自非心心相印豈能直接絕學僕自垂髫
讀書卽聞承菴先生紹述聖學得其要領然未睹成
書望洋而已前誦佳刻益知理道淵源元凱濟濟珠
連璧合不止優龍劣虎華嶽發于崑崙河漢統于星
宿良有以也且玉印之合親聆聖訓登堂入室夫豈
閒然焚香開卷如乾之名義學習微旨便自迥絕凡

義性理挾羣賢之奧史綱續獲麟之統彼買櫝還珠
談天炙轂者瞠乎後矣况庭訓維訪省憲後先明德
之後必有達人斯其徵矣僕長跼有懷恨生也晚未
及侍雪得睹遺書如瞻函關紫氣拱壁駟馬會何足
云尚當勉其駑鈍求躋涯岸先此肅復以拜仁者之
贈

東坡先生集卷之九

復安慶郡丞程崑崙書

向者在部之日辰入申出循例執簿未得效執鞭之
誼然聞足下才名久矣今春蔣修撰虎臣以大集見
示每一披閱則賞心悅目竊以為古文之廢久矣三
代而後自當以馬班為宗韓歐為嗣二蘇筆舌妙天
下而失之泛溢程朱理學入堂奧而詩文有遜焉明
季一代濂溪正學弁州而外寥寥也豈不難哉大作
于流行之中絜以法式于奔放之餘達以精采然非
鏤金剪綵之比其為大家可傳無疑也方欲寄聲相

詢以商千秋文字之秘而彭子士報先至道台意續承手教虛懷慙慙下詢若以僕之著述足以稍繼古人之一二者僕非敢易言文也嘗以爲詩以抒情貴得三百篇諷諭之意故子美可尊也而並喜香山文以抉理貴得六經經緯之意故兩漢可師也而兼取唐宋金粉之香艷訓詁之餽飭不足以言詩不足以言文已今先寄拙作數種不日再抄序記論傳碑銘數百首寄覽此後瑰瑋之作雋永之什望不時教示之

與孫北海先生書

讀老先生攷亭晚年定論辯不勝嘆服攷亭之學雖不及顏曾而實游夏之比肩自無善無惡之說起頽波流氓遂全入於葱嶺今老先生讀書窮理致廣大而盡精微開發聾聵豈但爲攷亭之功臣已也仍乞數本以嘉惠後學至於論孟或間聞而未見以大中較之料亦無多若刻布流傳功亦不在子輿氏下望之望之北岳祀典曲陽劉父母有意改正而時方大計或未暇及待之明春可乎山中無事閱金豈凡文

集信今代宗工得八家正法惜陳百史未能盡知之也其序尹師魯文極佳但生平未見尹集欲向老先生乞其寫本抄之幸爲慨發錄完之日卽繳上也秋氣漸深想起居健快仁者之壽又何言神仙乎

復紀伯子書

素心晨夕良晤在懷忽而邁征咏采葛之章爲之二
嘆足下高懷不羈真氣迎人每向長安物色不敢再
屈一指也所教井陘獲鹿以及晉陽之險蓋弟昔於
役之所歷矣其山嵯峨其水激蕩較之吳越雖稍粗
放然而奇矣古矣若乃弔淮陰左車之舊蹟攬唐宗
宋祖之遺伐尹鐸保障越石清嘯俯仰古今得無有
動于中乎恐煙雲滿貯古囊不止此行堪白髮終日
厭嵩山之句也僕少多病長寡學雖欲策其駑鈍勉

身河堂文集卷之九
三
前江書院金
豎功業於時而才疎志劣毫無補益方寸地近愈成
灰先人遺薄田數頃瓦廬數十間在泚水之北其中
亦稍有亭臺沼榭明歲春杪便乞恩

聖明躬耕隴上且以求盡昔日所聞於大君子者足下
嗜痂之好乃比之於昌黎僕誠媿死矣若乃東野之
達則足下實足以相後先也

與白涵三書

人生若不學道實爲虛度而異學往往簧鼓是以君
子樂于就正前書殷殷質之高明良以此也性有體
有用老氏禠之中韓壞之佛氏亂之故知性者鮮矣
薛文清明代之紫陽也醇然一出於正陽明良知亦
是聖學正脉而晚年爲王龍谿所誤以無善無惡之
說筆之于書未免遺誤後學顧涇陽先生辨之詳矣
孫鍾元亦心服涇陽者也然于陽明此處未敢公然
勘破僕素推專孟子故其說與涇陽同而欲以性善

補陽明良知之缺耳先生以爲何如耶今世尚此者
甚少都門惟有孫北海山右有魏環極頗號同志吾
鄉則先生與申鳧盟周茗柯指固不多屈也因謙懷
輒爾刺刺未審是否

與蔡子虛水部書

都門得朝夕晤對以談素心自台駕行後便有離羣
索居之嘆賴有康侯差不寂寞耳足下真氣迎人恬
退自怡雖不得銓曹而桑梓雅望莫不歸之昔人以
四衙門不宜做卽有激之說然在今日正自有深味
也勢之所在易于沾染且任重勞心何若閒曹冷局
以江山烟雲花鳥爲供養哉前所云趙忠毅公文集
此誠希世之珍吾鄉自宋廣平魏鄭公後惟有此老
李贊皇諸人皆遠不及也夫長于忠節者未必文章

爾雅文章爾雅者未必道理純至若忠毅公者可謂兼之矣當明之季使得行其志天下何至遽壞今足下慨然欲重新其事趙公有知豈不感於冥漠惟是集中所載尚有十中之一二應去者又有閒居擇言及史韻一書廼忠毅公一生學問切至守先待後之大關鍵處而刊落不入則後世誰與見之此則有損于高明商酌者也

與楊履吉書

生平良友乃令先公與蔚州魏環極清化抱疾竚望調攝平善以遂西征不意溘然令人五內崩摧始得信于陳淖水再得信于殷伯巖復得計音于吾子而後敢以爲真也爲位而哭夢魂如有所失者彌月復值亡荆之喪赴弔遲遲今炙絮耑奠舍弟並匍匐以往其祭章文頗有憤懣語在令先公本必有此意友朋相念爲此無可柰何之詞靈爽不泯聞之稍爲破顏耳並冀藏之笥中不可令忌者見之以來其謠詠

省誠恐墮落坑窠中爲海內大賢所耻足下勿以醒
眼觀醉人而金玉其音也聞張命士已有風症鄭子
勉能與貴昆玉講求道業他日當爲後進領袖竊元
著青年美質奉推已告以儉用讀書詳慎疏章之道
果不棄芻言其進未可量也寒盡春回新禧佇企

與曹厚菴先生書

弟之胡說將付剗識見淺陋且滾滾馬頭塵匆匆
駒隙影豈能如古人之精思入裏耶但差勝於作無
用雕蟲者故不欲舍之庶幾從此鞭策十年內可望
有立然陶元亮何等人品猶云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弟於此敢妄言哉以老先生之高明惇篤直接河津
姚江之傳而於弟大有契合深加獎借雖曰樂與人
爲善然弟自揣實多俗氣未退蓋生平勉力只此不
欺二字惟冀賜以弁言勗其不逮不祇借玄晏名言

妄希紙貴也

與吳梅邨書

昨歲錢子大士至得先生起居爲慰又知與侍御爲
兒女姻親當此晚景蘭蓀依依膝下亦一生之一樂
也再加調攝用道家修養之法便可壽躋期頤矣望
之望之僕邇來隨行逐隊無所建豎於時無足爲先
生道者顧于文章尚未能忘情近有賡明陳子頌嘉
曹子至京邸晤對知其所學皆已成立而古文辭卓
犖不羣追美古人無難先生靈光歸峙東南領袖若
與之左提右挈尚論千古著爲定評誠千載一時也

昔蕭統著文選於梁季後代詞人奉爲枕中鴻寶張先生天如所批漢魏百名家至今稱藝苑鼓吹乃自唐宋以來諸家著作漸以零落散失今既有三吳兩越諸子網羅分校先生綜其成豈不爲文圃之盛事乎又元明以來亦有數十百家詩文尚無定論參伍進退似亦在此時也惟留意而商確之遠追昭明近紹天如若僕才力淺薄復爲公務鞅掌精神漸以耗敦粗有撰述皆未成集案頭偶有二種以奉軒渠不足觀也

與李龍衮掌科書

曩者東行竟未及握手相送殊爲媿歎雲樹之思方與日積捧讀手教能無悵然尚陽堡人食其力固有太古之風况有疊嶂長河烟雲供養昔管寧邴原皆常避地遼左願足下上友古人則去國懷鄉之思自可澹然矣今長安如張坤安等者非不位極八座而溘然長逝若於曠遠之地而能存心養性求其道之在我者朝聞夕死無憾矣胸中旣已灑落亦豈有遂死之理乎待一二年後朝廷自有恩典昌黎復入子

瞻北歸當令長安再見完人耳心緒煩冗不能爲詩
以寄遠人輒抒其鄙陋之見亦夙昔所竊聞於先正
也

荅孫徵君鍾元書

來教褒獎過深自慚樗朽豈如所云所諭王文成公
生成學問功業儘自輝煌絢爛其闡發良知有功後
學但傳習錄一書大段透露而無善無惡一語曲徇
其徒王龍谿之言未免遺誤後學此顧涇陽所以深
闢之也僕於昨歲之七月嘗語賀宣三曰心性一也
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亦可曰無善無惡者性之體
乎若曰無善無惡者性之體是又一告子也尚論前
輩固宜渾淳然此所關性學甚大故不容忽視也吾

輩以孔孟爲律令合者尊之不合者置之豈容有心
向背於其閒哉僕知統錄一書尚有統翼數十人已
有頭緒因八月閒怱怱歸里未及每人作論如董廣
川王仲淹韓昌黎等亦皆維持世運不得泯滅者又
如明之諸儒向未有定論今亦一一爲之差次寬收
之中而嚴析之不開後世議論之端是所貴於吾輩
生同此世之意也何如何如保陽初二日草復不盡

與許典三書

老年翁親臺榮選巖邑足以發抒生平之所學繼先
賢之令譽爲桑梓之美談則晉武帝所云清慎勤三
者其要也而人情世變又在有以先覺而察之使之
無閒隙之可乘則持身涉世兼得其情與理之中蓋
設誠力行與防奸馭詐其道相爲表裏每讀周易見
聖人於小人情僞無不盡知之是以元吉無咎耳恃
在知己故進芻言不敢以四六套語也讀禮偶見其
言禮人可及也其言學人不可及也蓋不但升堂而

已入聖人之室惜哉先儒多未能及此近代唯薛文清先生洞徹上下全無隔碍耳余意欲分爲上下二卷上卷言學下卷言禮尤令觀者醒快也拙叙奉覽幸斧削之胡子同升已歸於敝邑倘用之代勞筆札要其人資質忠信不相負也並候指示

與僉都魏環溪書

前聞大喜卽欲走伴一叩綠膠老像贊未書故爾遲遲茲遣役鳴賀聊作衣履不敢効世俗銀幣也惟涵存之昨回札及喻春山寄字俱已到人生最患無友幸有諸子朝斯夕斯况纂述家禮尤爲要務王子敷五蘇子亮工俱可泰山太守北面耳喻春山學博思深河洛律曆弟尚未能盡了若道在於仁則三十年來所服膺有不約而孚者矣向寄大學管窺久在案頭作序奉上恐不足發揮其義然而大著精矣至矣

自宜刊布公之海內也林下養疴最宜習靜而遠近以文字徵索者接踵而至不能盡却畧知用心或者賢於博奕乎命童子錄十首請正外惟孫北老閱之幸指示一二庶知所磨勵也秋氣高涼伏望起居珍攝

復許典三書

因宦途二十餘載廬舍田園大半荒蕪連歲收拾稍有頭緒敝府如探春海棠欒枝柘榴之屬不缺而松則全無山西樂平至者俱不佳真定舍親梁大金吾園其松栢皆合抱詢其始之所由來則云冢宰公移之于鄴下也是知貴府花卉之盛甲于天下洛陽廣陵不足云耳承惠種種俱屬佳品所恨敝邑城中土脈多劣爲花之辱耳夏峯先生翔于千仞卓然高品自是千古人物不以著作見長而著作又兼其美年

來過承其推服以姚許相位置殊爲過情若夏峯先生與靜修未易軒輊靜修才高夏峯品粹二者可以相當乎讀令先君年譜行實爲之下拜知大孝仁人其盡心正無已也儒派聖學此議迥然從來無人發透顧諟天之明命正是尼父知天命根源人知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不知自契與湯以來維天降衷下民厥有恆性言仁言誠俱從伊祖發脉也後儒言氣質之性竟與天命之性爲二謂孔孟之言不是一樣未免開支離之端而無善無惡之說拾告子之餘

唾更爲可哂他日更欲詳著其說幸高明不惜教我
也

與總河楊燕石書

黃河之勢至今日而岌岌可憂前讀大疏洞悉利弊較若指掌但不知築新隄果易為工而董口舊道果不可復濬耶方今百萬生靈國家血脉所係誠非顧惜費用之時矣僕嘗思神禹治水導河自積石合九州以治河而今於徐揚之間治之故難為力大小河身處處淤淺舊日隄防年年衝壞而雍州豫州之水建瓴而下直趨淮揚桃源正當下窪之處是以煙墩衝決故上策莫如大興水利凡陝西河南一切小河

俱令水利道管以分涇渭洛汜之支流而黃河之水勢自減中策相視淮安以下入海之路分爲支流如禹疏九河之意下策察照元明舊制時時修築時時挑濬刻刻眺望防守以保此東南遺黎漕運數百萬糧艘爲神京咽喉飲食計不然此事未知所底止也聞龍窩一口去桃源止二三百里有滔天懷襄之勢惟望妙算遠慮早爲堵塞疏其下流分而入海一刻難緩此爲國家生民計非爲有司功名計想高明超出尋常萬萬也

與辯若弟書

聞賢弟於前月二十九日抵舍甚用爲慰一意靜養務將元氣全復卽氣果虛弱漸加調攝不難大壯也心清則氣調氣調則身自安此養心之法卽養身之法至於讀書猶是末義愚兄近日深悟向來之悠悠忽忽不曾腳踏實地從程朱留心一番因兒女出痘暫止進垣閉戶著約言錄一書雖無過人之論亦欲示之子侄俾稍知趨向不至墮落也曹厚菴今之大賢所著居學錄於先賢之道大有發明今寄賢弟以

供靜中究玩再將周易與四書向身心體貼其他書可且置之耳明窓暖室屏去一切返觀自家澄然不滓處何病不消暇則與兄弟兒女笑語雍雍勿自取煩惱也

又與辯菴弟書

支窮於亥生於子吾家先塋亥龍也水爲文心豈有不發之理但恐人事不足以副之耳門戶已有衰弱之象自非修德力學不足以濟之人生要一團天理刻刻戒慎恐懼將四書本子放在頭上如師保父母一般天理生而精神生福祿生天理死而精神死福祿死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也昨得賢弟手復有悟悔之機卽此便是向上機括但恐迷復再剝而心若不

能作主則病根終難拔盡今幸春光明媚可將秀才

營地一段起一書舍栽花種柳自然有清明氣象凡
 望見粉黛即作枯顛觀作刀劍來斫我弓弩來射我
 觀一包濃血何足戀也禮義是行已大規模清靜是
 晚年真受用再以良藥濟之雖不能上壽古稀可望
 也愚兄今歲亦覺元氣減了分數每夜自己返照大
 約一年不如一年坐功雖有小光景亦非大安樂法
 也惟有定靜良止懲忿窒慾盡之矣

與孔聖裔書

恭惟老先生台臺洙泗淵源古今文獻某潛心篤志
 師止有年何日不東望瞻依思一觀宮牆之為快乎
 詞林霽菴家學弘深克續箕裘樗朽偶於暗中摩索
 得之豈敢言九臯之識而令族孫自是青雲偉器也
 承惠楷木此 聖林嘉樹海內楷模某之求此非但
 為樹也亦庶幾觀樹思林因林思 聖而衍 聖教
 於一脉耳魯趙六百里儼若同堂也可勝感謝至於
 喜高躁而忌卑濕與梧桐同其性情又賜真種子一

包從茲嶺山槐水之間莫非嘉蔭之所廣被流傳後世足為美談種植之法並求園叟口傳秋冬之交尚容而後往領若杖履登堂則俟之他年耳

與山望論書

復虞虞山書

復上虞山先生足下先生滇南之偉人也又有道人
也自庚寅以來欽仰儀型然仕途少暇馬頭塵駒隙
影未及談性命之秘奧往歲論心經雖解脫之法門
猶一偏之枯說也昨捧指示謂獨宿二字神仙聞之
莞笑鬼神聞之嚙指大哉言乎古之聖人壽登期願
皆從事于此白日飛昇不足信又謂自然之道靜則
天地萬物生此妙著在陰符經世少有知之者先生
乃吐露無餘非至愛烏肯若是然弟數年來留心陰

符有集註一書業已梓完今齋以奉覽千里同心如
對紫芝眉宇於几席閒矣滇攷乃邇來之奇著大序
無愧皇甫安定謝教不盡拙序如小巫見大巫矣

與田髯淵書

昔者聚首燕邸揚推古今訂正風雅雖弇州于鱗之
契合無以逾也一別遂成參商辛亥賦歸得愜初願
嘗見榮補山左禹城冀捧檄來臨而竟不果固知鳳
翔千仞豈囿尋常藩籬閒也小兒自北旋讀尊札知
逃名而名隨之此亦古人常有之事要之升沈顯晦
總是浮雲林逋魏野等彼於性分皆能真實得力自
然內重外輕耳但僑寓長安已久廣川天人之策洛
陽治安之猷何日敷奏乎盛貺稠渥殊非所宜無緣

趙璧拜領爲愧卽今歲聿其暮泰運復始葛衣涼冠
狐裘蒙茸豈易得者一芹之儀聊爲元日辛盤之助
近著二冊就正大方其餘另容刷印寄上要之性命
微言正須面商不盡在文字閒也

與張子長書

僕讀書數十年以孔孟仁義之道救世不屑不潔之
事遠方之人多有嚮慕書問至于近者寥寥無人偶
有來者久而察之爲利而已是以終年樵戶樂天知
命聊以卒歲焉俟之沒世而已昨與令弟偶而談及
公卽青年美才可以上達但窮窘之甚承教云云欲
執弟子之禮此亦未可草草必須齊心板志有立志
爲聖賢之意而功名自在其中一念之誠終身矢之
昔平定張日葵僑居高邑讀書十載寧昌張儀公爲

孫二如服心喪三年彼其所學未知果出于聖賢與否而尚有古人之意所願公即之自審之可行則行不可則止也

亦來者人而察之滋味而曰是以難乎其樂天賦
對節昔幾十年以其孟之善之滋味世不保不附之
與云于身書

答盛珍示書

契闊久矣每讀大選理正氣醇識精議確未嘗不心
焉嚮往也昔有明以舉業致太平三百年本朝因
之收海內紳士之心而握選評之柄鼓吹休風者則
歸老年臺矣任子北上曾託致聲犬子粗知帖括未
詣闕奧乃荷指示又念及樗朽惠以佳選墨則闈傳
註之精微詩則備騷雅之風致廣陵南征諸作用意
尤深且遠也置之案頭不逾十朋之錫乎僕年過六
袞世故飽嘗息影林泉置身物外抱遺經而嘆息式

先哲以徬徨尊所聞矣未能行其所知此一刻不敢
自安者也至於國難未平民生多故寧不怵然於懷
甘于獨善而自反迂樸實非匡濟之才若冒昧出山
能如武侯乎能如晉公乎能如希文乎能如溫公乎
若其不能也衝寒觸熱隨行逐隊徒爲識者所笑六
年以來守知止知足之戒者一旦狼狽失據矣故被
髮纓冠有其心而無其才何如且守東岡之叟耶拙
刻數種聊以請正向來鑽研斷簡徒作老蠹魚木之
災也因紙缺遂置高閣容他日奉上以希筆削

與孟翰林書

捨攘數載四盡三空不忠不孝之吳逆妄覲神器天
道豈可欺哉今幸川蜀蕩平黔滇不日來歸此又孔
孟之道可行管商退舍之時也木天一席世俗所謂
清淡然讀書養德全在此十年功夫如貴鄉之徐存
齋申瑤泉王荆石諸公其近之矣江陵分宜桂洲皆
偏悞未化故及于難然後知文之以禮樂正以化風
氣之不純也賢契資才敏慧篤志學問相才相度涵
毓詎可量乎望之望之生所著鑑語不過錯綜史材

而志其要意在效法丘明國語文因其舊稍爲論斷
非有超然之見既蒙下索敢不奉上但未及裝釘且
紙俱粗惡不足觀耳倘公事之暇并言序之附驥名
彰端有望矣

與劉公愚書

前平遙舍弟旋捧瑤札具悉相爲之雅犬子歸里又
道及憶念慙慙且言將有信使辱臨乃於十一月之
廿日果接蘭訊獎譽過甚弟何足以當之人生斯世
亦易度耳飛鳥過目能不驚心而炎涼谿谷人情紛
紛讀王右丞酌酒與君君自寬之詩爲之三嘆老年
翁台臺經綸滿腹意氣如雲生平敷歷所在見稱今
金馬優游處脩職事之外別無他務正好養脩健嗣
以待拯濟時艱耳弟之少也猶不如人今年整六旬

漸有衰態觀時事之紛沓能無纓冠往救之思而才
疎志淺肩鴻任鉅譚何容易不如安於樗拙之爲得
宜若夫隨時俯仰以取富貴則不待今日而久已不
爲之矣此不敢以欺老年翁台臺並不敢以欺天下
之人也

與申鳧盟書

與申鳧盟書

今春元日晴和似有豐年之象但得麥與秋各五六
分卽不至枵腹矣總在 廟堂之上隨時調燮天人
合一固難以預定也東西據守盡可以支持目前而
收復之局誰爲鄧艾羊祜其人者恐杞人之憂未得
少寬也弟今六十一歲竟老矣心思猶綿綿不歇而
脊背疼痛稍愈復作血氣衰耗每用無物爲補之法
終不濟事宋儒云不學便老而衰此言最是學便有
存養功夫雖不能免衰可以延之久遠矣老年翁精

力尚健及今著述傳之後世不爲竇漢卿卽爲劉靜
脩耳拙選刻之無貲今或先完其目錄邇來用度實
難也孫徵君誄文奉正

復張掌科書

憶昔追隨杖履快聆嘉謨朝有不諱之風人多敢言
之氣老都掌科實爲正人之領袖而弟樗櫟散材亦
得碌碌觀成慶連茹之彙征是卽大來之一會也迨
批鱗之章迭奏高軒暫息於巖阿每南望浦雲何嘗
不采葛興思伊人生嘆顧以犬馬之病檢方林下時
親書史酷嗜烟霞每咏杜子美水深魚極樂林密鳥
知歸之句蔬食布衣遂欲忘老承老掌科不忘舊交
惠以好音勉以救時弟雖不肖常奉教於君子矣觀

時事孔棘寧無嫠婦之恤而自揣才弱非濟川舟楫故欲自掩其醜寧託遠志而鄙小草哉雖然知己之前尚有可狂瞽者民生爲社稷之本吏治乃綱紀之要安內而後可以攘外也養兵休民而後可以大舉也理財雖曰急務必爲久遠之謀用人尤關治體仍嚴冒濫之端君相之主宰與言路之精神鎮定而無所撓自然天心悅豫治平不遠矣何必張皇而失其所以控馭之術哉陸敬輿趙則平皆能戡定禍亂而不棘手者也未知有可采擇否

與佟高崗撫臺書

東西交訌海內民生弗獲息肩禁旅久戍供億維艱此廟堂旰食之秋臣子枕戈之日也老先生親臺坐鎮中州尤爲腹心重地綢繆桑土不容刻緩且壯猷素著足以消窺伺之萌前言寧敢諛耶至於弟以抱病守拙然沐兩朝之恩寧忘嫠婦之恤而髮短心長老無能爲如燭之武所云矣竊以吳耿之勢如唐藩鎮之所爲謀匪一日實繁有徒而堅甲利兵足以逆我顏行自非元老名將出奇制勝未易奏膚功

而暢天威也相持將及一載饋運恐愈消乏幸今
秋收成稍稔故羣盜不起不然可憂大矣夫兵分則
力弱將多則贍顧匪明賞勵罰一其權力何以鼓天
下忠義之心哉耿弇李愬何人也樗朽之夫輒復曉
曉爲知己一鳴其芻蕘耳

復李湘北翰林書

退處林野日檢方書兼親隴畝旣非陸宣公之優游
暇日亦無李贊皇之平泉花鳥僅如王右丞所云林
叟談笑而已占晴較雨農圃之事豈足以爲大君子
道哉芝翁先生弘毅瑰瑋忘身救世與某夙有同心
仰託鈞鼎慰其存歿乃小役之旋捧讀瑤函蔚乎春
容薰乎蘭柳蓬蒿滿徑恨不得薔薇露浴手以讀之
也再諷大什氣韻生動格度高古沈鬱頓挫直逼少
陵非中晚以下可望其藩者置之案頭令人撲去俗

塵三斗矣兼賜名畫更愜臥遊之願撫琴動操衆山
皆響已泠泠然在天竺驚嶺閒矣何以爲謝閱即抄
知榮轉侍從蓋以老年翁台臺才優王佐學擅儒宗
本經術以論思勞深歲閱矢謨謀而弼亮望重台垣
行且夢卜金甌霖雨海內走歌咏太平爲幸多矣

復許子位書

一別十載道阻且長山川閒之無由促膝談心論救
時之急務溯尚友之雅懷悵然如何前閱即抄見姓
名登於薦剡徵書騰於谷中雖大雅逸致不以此爲
榮而海內聞風興起裨益良多所謂隱士無求於

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也方今貪冒成習民生凋敝獨
總憲蔚州環極公奮然起而力爭之欲致其君如堯
舜莫羣黎於祖席足以彰吾道之有人矣白子仲調
深心大力無愧古人倘得契丈出腹筒五經應

睿聖之稱制何難漢建武唐貞觀之遺軌乎若生者年
逾耳順齒豁頭童雖非薑桂之性老而彌辣實則樗
櫟之材匠石之所弗顧况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彼范
睢蔡澤戰國從橫士耳猶脫屣名利何況被服鄒魯
之教曠觀宇中之表者乎山中無事日手一編如豆
之目燈下尚能作書拙刻二冊寄奉覽正聊披衷悰
冀足下知吾心也

與宮宗袞書

庚戌之役精白一心誓之神明頗爲人所不快然文
體之正人才之盛竊以爲 本朝未有踰是科者而
老契丈之偉度博識將來必作黑頭公尤於望見顏
色卽知之不待考之他年也昨歲東門餞別深荷雅
誼歸而從事參朮積勞之軀休息漸痊平疇遠風秋
林紅葉莫非嘉况復味古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
言覺夢魂俱愜豈復有東華道上之想哉絲綸之地
任大責重非其人未易勝也至於服食養性之術亦

知嚮慕而未得其傳近唯學息心省事一着似是不傳之秘訣耳老契丈以爲何如小兒赴京應試一槩未令拜客故未得通候接閱卽報知散館大喜尚望及時進修以膺寵眷臨楮無任拳拳

與黃茶園書

蓋聞古之君子雖著書立說而必以救時行道爲急如生邇年以來稍有發揮如擬程格言不遇雕虫篆刻之技綠野東山何敢望其毫末也經世編一書有關經濟不知曾已入覽石茲具論性書一部請正固非時務之急亦根本之要也小兒粗有才具未知融鍊尚望教誨不怠人情山川周防宜固也並有陳者聞二十八日地震大變 廟社震驚 聖躬憂勞脩省之詔極其痛切然不患 聖心之不真而患羣工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九
三
音
之不改耳卽如三載黜幽陟明乃唐虞以來大典今
自癸丑以後吏道祿而多端官職耗斲貪婪塌冗之
輩飲食民之膏血惟以加耗爲事訟不論是非劫反
苦失主百姓怨恚無所控愬鄉紳自顧不暇焉敢吐
舌卽言亦無益此而上天安得不怒生竊以爲三品
以上旣令自陳而大計亦宜速舉才賢劾不肖其餘
戶口錢糧套冊一切報罷以省攤派苦累天下亦可
以挽回天意之二三也而疏通亦在其中督撫除自
陳自有睿鑒外其留者卽以大計之是非定其是非

非舉賢退不肖無以治天下非信賞必罰亦無以治
天下也生見古之大臣雖在草野條議國家大事蓋
君臣原同休戚者也故敢告之知已以爲臺諫皆有
治天下之責者也未知芻蕘是否

復黃萊園書

著書立說只是一事然坐視民生之阡危而不能救
先聖之家法尚不如是也論性書費二十年苦心不
知果可以畫一孔孟之言否雖蒙契丈之褒許而海
內深山窮谷中如周濂溪程伊川者未必無人安得
一訂正之也經世編他日刷印另容寄上大計舉行
足以激濁揚清拯救一時之困而新撫數人驅車就
道草木亦覺爲之改色矣承教欲糾彈一二人得其
事實生以爲此不足爲也昔生在掖垣後居憲席從

未嘗攻發人之陰私凡所論劾皆見於章奏有實據者契丈欲養大臣之局度正不必爭一二人之得失也方今人才最爲緊要賓興選試而取之奔走道途而棄之夫捐納者之先用當先用于捐納者之本行耳柰何將歷科進士舉人

皇上臨軒親策之人而並先之也進士爲一行舉人爲一行例監捐納丞簿捐納爲一行教習爲一行斯可矣天下之財盡沒於火耗是

皇上之天下其財半入於有司也禁之而不得其所以

禁之之方有司火耗收糧書役又有使用雖有禁約一張亭長之壁卽高閣戶書之室耳宜令各巡撫定天平法馬等子之式發與州縣其銀錢低昂多少之數照時價徵收每季一報知府職司錢穀不時查核呈報撫院庶銀錢多收之弊可革也武備者國之大事把總者兵之首領而無功卑賤之人賄賂濫收剝削行伍以媚上官水旱之後盜賊竊發何以控禦宜以武舉充之如文舉揀選之例庶冒濫革而營陳壯練也天下之事可言者甚多姑舉思之所偶及者可

分疏言之總一疏以陳之若其思所未及者尚不可勝指數也至于糾彈則于章奏中察其破綻臣僚中見其奸邪方可據實奏白簡以聞苟無其人自可正色以待之不必疑似冒奏反中心懸懸數月有悞正事也

與郝雪海書

弟自歸林下以來實無出山之意而子老雖伯每有招招舟子之思勉爲應酬遂不覺多言矣以老年翁台臺超然遠覽視萬物其如脫也瑣瑣之論豈宜數溷清塵哉雖然弟非果于忘世者也閱歷三十年知學問之中自足千古富貴之外別有道德相期者正不淺耳今若不忘青眼高歌之素于今世人情之外洞見性與天道發揮江漢秋陽之蘊非台臺而誰哉陸沈之間何足論也閱即抄見疏通塩課 聖心嘉

悅內陞在卽亦須兢業以竣之過此一關穩至八座也八座亦尋常事得以餘力越姚江容城而上之此樂惟子輿氏耳弟近續卜子夏集已竟或謂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弟獨以爲顏子之治心曾子之敬身卜子之傳經皆聖學嫡傳也書成另當請正

與郝雪海書

今天下之財不在國不在民亦不在鄉紳此今日之
三空也獨老年翁親臺巡視淮上溢額至六十餘萬
足以抵一省之賦矣洵哉救時之奇才也其克當上
意有以哉弟閱卽抄不勝欣忭始信經國遠猷非迂
濶者之可辦耳至於時務之要不可勝言想俱犀照
數計無庸鄙人之喋喋也弟著論性書未知是否必
須質之高明前已送健菴觀之又不知彼以爲何如
也于雲太玄直可覆瓿作賦反騷彼謂雕蟲篆刻仰

屋恐類於此方今纂修明史千古大事賢人君子精
光熠熠在列星中奸雄僉壬朽骨不容不拷吾郡趙
忠毅天雄李于田魏懋忠穆文熙石司馬皆應得佳
傳而敝邑有職方張公諱主敬清正絕俗趙忠毅公
題其墓爲明之正人而先曾祖封大學士樂吾公者
真理學真品格曾著養生弗佛二論繼響昌黎今以
奉覽希詳察之果與耳食夫佛老同否果與陰用而
陽避之如王龍谿等者同否北人不好名故往往槩
尸潛修發潛德之幽光在于後輩君子也弟所未舉

者不及更僕此事希台臺與大司農雖伯諸公討論
之以佐太史公之採訪誰謂後世之名不急於生前
之升沈顯晦也域中之大史居一焉正謂此耳

身濟堂文集卷之九
音江書院
恐復受

今上之知遂乘機排擯然時事固難湊手大位本非易
居况宰相尤關天下利害自古宰相得人則治失人
則亂何敢竊位尸祿以塞賢路是以不謀于妻子不
告于朋友請告歸林此亦自審其材分所宜非敢託
于高尚其事也至于學道一脉歷觀夫子以來先知
先覺代有傳人上天明明有意蓋世無學脉則人
欲肆而天理滅矣試觀六朝五代君臣父子之間何
如士民生其時者爲何如也生不自揣于諸家之學

探討思索辨而晰之蓋亦有年其所著書未知有合
于聖賢與否然要不至于與虛無寂滅禠霸功利者
爲伍矣至于文章一道生平嚮慕馬班韓歐此在聖
門亦游夏之流亞也而心氣短耗不能窮搜遠致敷
演而已足下乃以能文屬之以好學稱之豈見其外
而未究其內耶

與郝雪海

與楊猶龍太史

復葛曲陽

答高忠憲子高

與周茗柯春時

復李伯潛

與李邵林侍御

答姜定菴

復大宗伯龔芝麓

與王遷安

東環溪論詩

與白青玉

寄翰林羅老師

與白方玉

與趙香雪

與李勝之

與陸咸一

與姪勗纂修先賢卜子集

復葉眉初

與李杜二閣老

與友人

復徐寧菴內翰

與孫北海先生

與大司寇梁玉立

復太原周太守

復葉眉初

與大宗伯龔芝麓

與史省齋

與孫北海先生

與周子椒

與史及超

與耿又樸翰林

復梁葵石

與宋牧仲

與白見先

與張元裕

